

蒋勳

捨得捨不得

带着《金刚经》旅行

CBS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900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舍得,舍不得:带着《金刚经》旅行/蒋勋著. —长沙:湖南美术出版社
ISBN 978-7-5356-7380-0

I. ①舍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9830号

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18-2015-081

本著作物简体版由有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中国大陆地区(不包括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)出版。本书照片由拍摄者授权。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散文·旅行

舍得,舍不得:带着《金刚经》旅行

出版人:李小山

著者:蒋勋

策划:熊英

责任编辑:刘海珍 潘旖妍

版权引进:刘海珍 文赛峰

特约监制:吴文娟 郭群

特约编辑:董卉

文案编辑:庞海丽

营销编辑:王钰捷 仇悦

装帧设计:戴宇

内文排版:戴宇 李洁

图片提供:王潭深(P8) 苏彬尧(P108) 林煜韩(P221)

玛丽-兰·阮/维基共享资源(P158)

出版发行: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:160千字

印张:8

版次:2015年10月第1版

印次:2016年3月第10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56-7380-0

定价:45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 团购电

自序

P r e f a c e



舍得，
舍不得

带着
《金刚经》旅行

我有两方印，印石很普通，是黄褐色寿山石。两方都是长方形，一样大小，零点八厘米宽，二点四厘米长。一方上刻“舍得”，一方刻“舍不得”。“舍得”两字凸起，阳朱文。“舍不得”三个字凹下，阴文。

两方印一组，一朱文，一白文。

当初这样设计，大概是因为有许多舍不得吧——许多东西舍不得，许多地方舍不得，许多时间舍不得，许多人舍不得。

有时候也厌烦自己这么多舍不得，过了中年，读一读佛经，知道一切难舍，最终还是都要舍得；即使多么舍不得，还是留不住，也一定要舍得。

刻印的时候在大学任教，美术系大一开一门课教篆刻。篆刻有许多作业，学生临摹印谱，学习古篆字，学习刀法，也就会借此机会练习，替我刻一些闲章。询问我说：想刻什么样的印？

我对文人雅士模式化的老旧篆刻兴趣不大，要看宁可看上古秦汉肖形印，天真浑朴，有民间百姓的拙趣。

学生学篆刻，练基本功，把明、清、民国名家印谱上的字摹拓下来，画在印石上，照样下刀刻出形来。这样的印，大多没有创作成分在内，没有个性，也没有想法，只是练习作业吧，看的人也自然不会有太多感觉。

有一些初学的学生，不按印谱窠臼临摹，用自己的体会，排出字来，没有师承流派，却自有一种朴实稚拙，有自己的个性，很耐看，像这一对“舍得”“舍不得”，就是我极喜爱的作品。

刻印的学生姓董，同学叫他 Nick（尼克），或昵称他的小名阿内。

替我刻这两方印时，阿内大一，师大附中美术班毕业，素描底子极好。他画随便一个小物件、自己的手、钥匙，蹲在校园，素描一朵花，可以专心安静，没有旁骛，像打坐修行一样。作品笔触也就传达出静定平和，没有一点浮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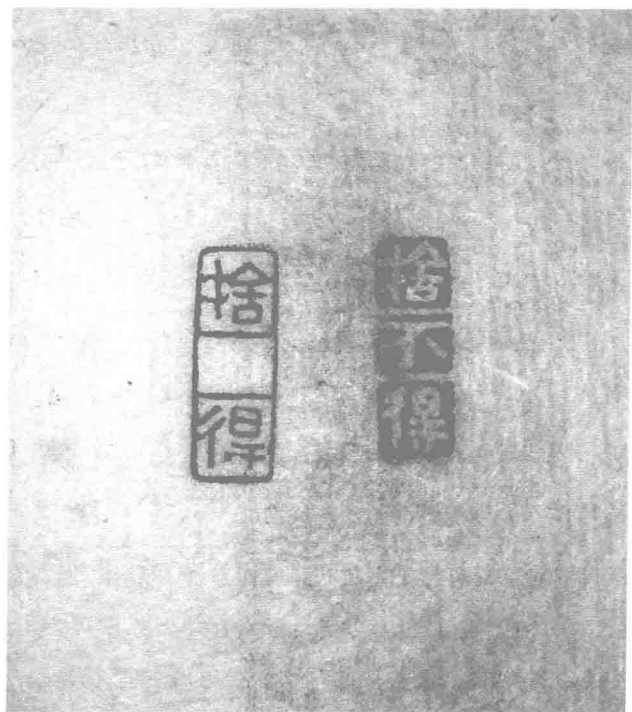
在创作领域久了，知道人人都想表现自我，生怕不被看见。但是艺术创作，其实像修行，能够安静下来，专注在面前一个小物件，忘了别人，或连自己都忘了，大概才有修行艺术这一条路的缘分吧。

阿内当时十八岁，书法不是他专攻，偶然写泰山《金刚经》刻石，朴拙安静，不露锋芒，不沾火气，在那一年的系展里拿书法首奖。评审以为他勤练书法，我却知道，还是因为他专注安静，不计较门派书体，不夸张自我，横平竖直，规矩谦逊，因此能大方宽阔，清明而没有杂念。

艺术创作，还是在人的品质吧。没有人品，只计较技术表现，夸张喧哗，距离美也就还远。弘一大师说：“士先器识，而后文艺。”也就是这意思吧。

阿内学篆刻，有他自己的趣味，像他凝视一朵花一样，专注在字里，一撇一捺，像花蕊宛转，刀锋游走于虚空，浑然忘我。

他篆刻有了一点心得，说要给我刻闲章，我刚好有两方一样大小的平常印石，也刚好在想舍得、舍不得的矛盾两难，觉得许多事都在舍得、舍不得之间，就说：好吧，刻两方印，一个“舍得”，阳朱文；一个“舍不得”，用阴文，白文。心里想，“舍得”如果是实，“舍不得”就存于虚空吧，虚实之间，还是有很多相互的牵连纠缠吧。



两方印：舍得、舍不得

这两方印刻好了，有阿内作品一贯的安静知足和喜悦，他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。

以后书画引首，我常用“舍得”这一方印。“舍不得”，却没有用过一次。

有些朋友注意到了，就询问我：“怎么只有‘舍得’，没有用‘舍不得’？”

我回答不出来，自己也纳闷，为什么两方印，只用了“舍得”，没有用“舍不得”。

阿内后来专攻金属工艺，毕业制作做大型的铜雕地景，锤打锻敲过的铜片，组织成像蛹、像蚕茧，又像远古生物化石遗骸的造型，攀爬蛰伏在山丘旷野、草地石砾中，使人想起生之艰难，也想起死之艰难。

大学毕业，当完兵，阿内去俄勒冈专攻金属艺术，毕业以后在旧金山有工作室，专心创作，也定期在各画廊展览。

二〇一二年，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他入选了美国国家画廊甄选的“40 under 40”——美国境内四十位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艺术家，要在华盛顿国家画廊展出作品。

阿内很开心，觉得默默做自己的事，不需要张扬，不需要填麻烦的表格申请，就会被有心人注意到。

我听了有点感伤，不知道阿内这样不张扬的个性，如果留在台湾，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机会被发现。但我没有说出来，我只是感伤地问：阿内，你快四十了吗？

啊，我记得的还是那个十八岁蹲在校园树下素描一个蝉蛹的青年啊。

所以也许我们只能跟自己说“舍得”吧！

我们如此眷恋，放不了手；青春岁月，欢爱温暖，许许多多舍不得，原来，都必须舍得；舍不得，终究只是妄想而已。

无论甘心，或不甘心，无论多么舍不得，我们最终都要学会舍得。

舍不得

一位朋友丧偶，伤痛不能自持，我抄经给她，希望有一点安慰。她看到引首“舍得”这一方印，摇着头，泪眼婆娑，万般无奈，哀痛叫道：“就是舍不得啊！”

我才知道自己对人的帮助其实这么小，每个人“舍不得”的时候，我究竟能做什么？

多年来，习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先盘坐读一遍《金刚经》。

有人问我：为什么是《金刚经》？

我其实不十分清楚，只是觉得读了心安吧，就读下去了。

我相信，每个人都有使自己心安的办法。方法不同，能心安就好，未必一定是《金刚经》吧。

《金刚经》我读惯了，随手带在身边，没事的时候就读一段。一次又一次读，觉得意思读懂了，但是一有事情发生，又觉得其实没有懂。

像经文里说的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文字简单，初读很容易懂。不惊吓、不恐惧、不害怕，读了这几个字，懂了，觉得心安，好像就做到了。

但是，离开经文，回到生活，有一点风吹草动、东西遗失、亲人生病、病疫流行、飞机遇到乱流、狂暴风雨、打雷、闪电、地震……还是有这么多事让我害怕、恐惧、惊慌。

我因此知道：读懂经文很容易，能在生活里切实做到，原来这么困难。

我因此知道，原来要一次一次读，不是要读懂意思，是时时提醒自己。像我丧偶的朋友一样，该舍得的时候舍不得，我也一样惊慌、害怕、伤痛。

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她做不到，我也一样都做不到。

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还有这么多惊吓慌张，还有这么多舍不得，害怕失去，害怕痛，害怕苦，害怕受辱，害怕得不到，害怕分离，害怕灾难，害怕无常。因为还有这么多害怕，这么多惊恐怖惧，每次读到同样一句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每一次听到、看到一个人因为“舍不得”受苦，就热泪盈眶。

王玠

最早读《金刚经》其实跟父亲有关。大学时候，他就送过我一卷影印的敦煌唐刻本的《金刚经》卷子，我当时没有太在意，也还没有读经的习惯。

父亲在加拿大病危，我接到电话，人在高雄讲课，匆匆赶回台北，临上机场前，心里慌，从书架上随手抓了那一卷一搁三十年的《金刚经》。十多个小时飞行，忐忑不安，就靠这一卷经安心。

忽然想到这一卷《金刚经》是大学时父亲送我的，却没有好好仔细看过。

原木盒子，盒盖上贴一红色签条，签条上是于右任的字，写着：影印

敦煌莫高窟大唐初刻金刚经卷子。

三十年过去，我一直没有好好读这一卷经，打开过，前面有赵恒惕的诗堂引首，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”几个隶书，隔水后就是著名的咸通九年佛陀法会木刻版画。这个卷子后来流传到欧洲，许多学者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木版印刷，在印刷的历史上是重要文件。我大概知道这一卷唐代木版刊印佛经的重要性，但没有一字一字读下去，不知道卷末有发愿刊刻的人王玠的跋尾题记。

在飞机上读着读着，心如此忐忑不安，一次又一次读到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试图安心，“云何降伏其心”，原来如此难。

读到跋尾，有一行小字：

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 二亲敬造普施

王玠为亡故父母发愿，刊刻了这一卷《金刚经》，也祝愿普施一切众生。王玠，好像因为自己的舍不得，懂了一切众生的舍不得。

飞机落地，带着这一卷经，赶去医院，在弥留的父亲床前读诵，一遍一遍，一字一字，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一直到父亲往生。

因为父亲往生，因为王玠的发愿，因为这一卷《金刚经》，仿佛开始懂一点什么是“一切难舍”。许许多多舍不得，有《金刚经》的句子陪伴，一次一次，度过许多“难舍”的时刻。

或许因为王玠的发愿，我也开始学习抄经，用手一个字一个字抄写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抄写，比阅读慢，好像可以比阅读更多一点刻骨铭心的感觉吧。

我看过许多手抄《金刚经》，明代董其昌，清代金农，近代弘一大师，都工整严谨。我知道自己做不到那么好，无法做到那么恭谨，但很想开始试一试。

二〇一三年夏天去温哥华，过东京，在鸠居堂买纸，看到专为手卷制作的唐纸，两手指粗一卷，外面用红纸封着。价钱不低，我想数量应该不少，用来抄一卷《金刚经》或许够用。

到了温哥华，打开来看，发现一卷里只有两张，极古朴的纸，托墨而不喧哗。但是两张纸，抄写不到四分之一，纸已用完了。

我嘘一口气，觉得遗憾吧，没想到第一次发愿抄经，就阻隔在纸不够用，无法完成。

隔几天，读经读到“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”，哑然发笑，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执着挂碍。看到有类似的纸，不那么细致，但是本意原是为抄经，就不想许多，把纸裁成长卷，纸色不同，质地也不同，接在一起，好像也不称。但还是想为亡父母抄一次经，好像也不计较许多了。

每天抄一段，整卷经抄完，约八百厘米长。回到台湾，交给清水苏先生装裱，让他伤了脑筋，把纸色不一、质地不一的八张纸连接在一起，做成了一手卷。

舍得

第一卷《金刚经》抄写完，觉得很开心，我因此习惯了在旅途中抄经。

二〇一三年年底，从东南亚去巴黎、伦敦，再回曼谷，一路又抄了一卷《药师经》。因为要带在身上走，因此选择了可以在旅途中用的简便工具：一锭小墨，一片很薄的砚石，一支大阪制的小毛笔“五十余川”，都轻便不占空间。

多年前游黄山，在山脚下一青年工房看到一片歙砚，黑色，没有雕琢。粗粗一块手掌心大的石片，稍经磨平，还留有石纹肌理，一端设一浅浅水盂。我喜欢这样没有雕饰的砚，仿佛随时回到溪涧，还是一块石头，等待溪水回荡。

制作的青年石工也喜欢，交给我时说：很轻，可以带在路上用。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真的带在路上用了。

通常，到一城市，进旅馆房间，习惯先烧一截艾草。焚香，坐下来，在砚石上滴水，磨墨，开始抄一段经。抄完经，会觉得原来陌生的房间不陌生了，原来无关的地方，空间、时间都有了缘分。像桌上那一方石砚，原来在溪涧里，却也随我去了天涯海角。

清迈屏河边有一小民宿，流水汤汤，一屋子都是婆婆树影，很宽大的露台。面对着河，大花紫薇和金急雨摇晃迷离，如天花乱坠，我就在花影中抄经。

无明

二〇一四年年初，因为画展，联络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。我找她帮忙，不巧接到电话时，她刚从医院出来，刚被医师宣布眼疾，濒临失明，要动

一个危险性极高的手术。电话另一端，她的声音喘息无助，旁边都是车子喇叭声。我知道此时无论怎么安慰，说多少次“不惊、不怖、不畏”，其实都无济于事。

那几天晨起诵经，心里就想，或许可以顺便录音，给这位有失去视觉恐惧的朋友听。如果失去视觉，我们还可以听吧。

我找云门郭远仙，他是弄大舞台的，替我在家里装设简便录音器材，我可以自己操作。如此就连着几天，录了五六个清晨的读诵，交给有鹿文化的朋友剪辑整理。

我当时担心我的声音不够清明安静，想到京都永观堂的钟声，曾经远远传来，让我在吵闹街头匆忙间忽然停下来，仿佛心里有声音呼唤，可以暂时放下身边许多“舍不得”的焦虑。也刚好悔之有日本友人热心，就帮忙录了永观堂钟声来，剪辑进去。听的时候，有一声声的钟声回荡，提醒我“舍得——”“舍得——”。

《金刚经》录好，原要把原声带交一份给为失明恐惧的朋友，她却说，手术意外成功，奇迹似的好了。我想，有这奇特因缘，心中有祝愿，也就发行，普施给需要的人吧。

《金刚经》抄写、读诵，都有我不知道的因缘。

有鹿文化的煜帙费心帮忙很多，他去法鼓山找师父查证，我读诵的《金刚经》是古高丽版本。

“啊，是吗？高丽版本？”

我才想起，是啊，那一册黑色封面古朴木刻刊印的《金刚经》，是多

年前郝明义所赠，他与韩国是有渊源的。

我每次读到刊刻人的名字崔瑀，有上将军、上柱国的爵位，封晋阳侯，却没有细想，原来是相当中国南宋末、元初的高丽史上重要的权臣。

查了一下资料，崔瑀似乎杀人无数，在政治斗争里，他连手足亲人们也不放过。然而刊刻《金刚经》发愿，他的愿望是“破诸有相，共识真空”。

我读《金刚经》，抄《金刚经》，漫漫长途，有多人护持，可知或不可知，都让我一路走来，时时省思因果。

含笑

一路校稿，仿佛又再一次去了清迈无梦寺，再一次去了秋天枫林迷离璀璨的永观堂。

然而这次是草津了，在一大片落羽杉林间徘徊，即将白露，树木梢头、草丛间，都一片银光迷蒙，细看是针尖大的露珠，连成一片，让我想到“白露为霜”的句子。但日出之后，处暑艳阳，白露也就一一消逝了。

许多诗句也都是季节的不舍吧，舍得，舍不得。

从草津回东京，只在上野停一晚，一清早到法隆寺宝物馆看思维菩萨，看金铜敲锻镂空的顶幡，看了多次，还是舍不得。

上野美术馆正举办台北“故宫”的国宝展，贴在大门口的海报，有汝窑温酒的莲花碗，有《寒食帖》。我相望一笑，想到四十年前跟庄严老师上课，可以一下午只看这一件书法，只看这一只碗，好奢侈；但也觉得：看过了，也都可以舍得。

走进东洋馆，展示柜里一卷《潇湘卧游图卷》，这是近代跟《寒食帖》一起流到日本的南宋名作，当时归菊池惺堂收藏。

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，菊池在危难中从火场抢出两卷书画，一是《寒食帖》，另一件就是《潇湘卧游图卷》。

《寒食帖》后来回归台北“故宫”，《潇湘卧游图卷》留在日本，被定为国宝。

这是近代书画史上著名的传奇故事。这次《寒食帖》从台北去东京展出，被定为国宝的《潇湘卧游图卷》也因此展出，仿佛它们缘分未了，也是对惺堂先生舍命传奇的纪念吧。

整个展场没有太多人。我在《潇湘卧游图卷》前徘徊流连，想到《金刚经》的句子：“不可思议”。山水可以如此无碍，虚实牵连不断；墨色可以如此淡如烟岚，若有若无；留白可以如此洁净空明，不着痕迹。小如子蚁的人，小如粟米的房舍，细如发丝的一线桥梁，我一一看过，也随着随忘，仿佛没有看过。还是《金刚经》说的：“斯陀含，名一往来，而实无往来。”

惺堂先生当年舍命抢救的一卷画作，就在面前了。第一次与这件名作相见，许多老师当年的叙述讲解都忘了，许多看过的资料考证都忘了，许多高画素的精细局部复制都忘了。原来《潇湘卧游》可以好到忘了一切琐碎，不可考证，不可复制，就只有一卷，是要这样素面相见。

没有舍得，没有舍不得。

走出美术馆，宽永寺的钟声响起，不忍池里夏末荷花摇曳，花瓣张开，

露出巨硕莲蓬，一粒一粒莲子掉落池中，下一个春末还会生根抽芽吧。

高大银杏树丛里有寒蝉凄切的声音。高亢的嘶叫，到了尾音，总是哀婉如泣如诉，声音拖得长长的，那么多不舍，那么多舍不得。

回台北之后，已过中秋，还是炎热。

我走到知本，乐山旁有清觉寺，大殿楹联还是源自《金刚经》的句子：

清净即菩提，须知菩提本来净

觉心原无住，应从无住更生心

清晨礼佛毕，在庭院散步。中庭有几株高大含笑，都有近百年树龄。日出前后，含笑都还含苞，庙中老师父手持长竿，在浓密树丛间找花。她年岁太高，眼睛不好，我就指给她看，“这里——”“那里——”，她把含笑一带枝叶钩下，用盘盛装，供在佛前。

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蒋勋于台东知本清觉寺